

琴台  
琴瑟  
潘國森

## 淫濫貪婪癡愚瞋怒

武林小說內面的「丐幫」都經過小說家藝術加工，大幅美化。

舊社會的「丐幫」，其實是一夥向良民強索硬要的流氓，清末民初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乞丐類·丐頭》有詳細描寫：「各縣有管理乞丐之人，曰丐頭，非公役而頗類似之，本地之丐，外來之丐，皆為所管理，出一葫蘆式之紙給商店，使揭於門，曰『單門』。單門所在，群丐不至……丐頭之收入有二。一，商店所給諸丐之錢，可提若干。二，年節之賞，慶弔之賞，無論商店、人家均有之。」按書中描述，丐頭不務正業，向商戶收「保護費」，商戶會發葫蘆狀的紙，表明已交「保護費」，縣內所有乞丐不能再強索。此外商店商家如有喜慶出喪，「丐幫」亦會登門討賞。

談到香港的大學學生會與丐幫，便想起飯店東主、人稱「深水埗明哥」的陳灼明先生。明哥向區內貧苦大眾慷慨施食，人出了名，就有大學的學生會覬覦！陸續有學生會如惡丐索賞，要求明哥贊助他們課外活動的小食，這活脫是廣府話俗語中的「乞兒搶飯食」！明哥出於善心，幫助區內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你大學生參加學生會的課外活動，原本有校方發的經費，而且大學生的零用錢應該自己想辦法呀！再退一萬步，活動的茶點豐儉由人，每人一包飲品、幾塊餅乾也可以呀！明哥讀書不多、不善辭令，不會拒絕這些大學生的貪婪苛索，有求必應。後來傳媒廣泛報道，這些「乞兒大學生」才絕跡！大學生

都是二十歲上下的讀書人，當知明哥請你們家吃一份下午茶套餐，就等於佔了一個給街坊果腹的飯盒！學生會的活動竟然帶出大學生沾染邪惡、貪婪、癡愚和瞋怒等惡習的風險，怪不得愈來愈多香港家長未雨綢繆，安排讓子女離開香港升讀大學了！

學生會的會長幹事有多癡愚？前文提過的「丐幫傀儡幫主」公開肆口狂言，說道：「大學內沒有什麼地方是同學不能進入的！」神經病！起碼男生不能入女廁，宿舍宿生或訪客踏入異性同學居住的樓層都有時限，晚上夠鐘時，男生要離開女生樓層，女生亦然，這是基本常識。然而，大學再有地方需按一般物業管理設限，凡有危險的地方不能任人自出自由。如高壓電錶房、化學品危險倉、儲存大量放射性物質的實驗室、醫學院的停屍間等等都不能變成「無掩雞籠」！

今年就發生另一間大學的學生會頭領霸佔教職員辦公室多個小時的醜聞，其間還有男生向女老師罵髒話和出言恐嚇！現時，學生會用廣府話粗口辱罵本校或他校校長的事，層層疊見。源頭當然是二零一三年小學教員林慧思以中英雙語粗口辱罵執法官長一事，事後「爛口林」還得到所屬宗教團體極高層的傳教人員，以及勢力最大的「教師公會」包庇！當時沒有任何一位大學校長站出來直斥其非，幾年下來，許多校長給學生「問候」娘親，真是教育循環！

香港教育質素持續爛下去，也是我們小市民非常無可奈何的事。

(香港教育大危機之三)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 現代日記

我們年輕時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會寫日記，除把日常生活和自己的感受包括心內的秘密記下來留待日後回憶，也作為練習文筆之用，故此，日記最具私隱，至死前也不能公開。

新的一代人絕少有寫日記的能耐，年紀小小在家長的指導下還會練習一丁，當他們成長至以社交媒體作為媒介與友儕交流時，日記便成為電子化、圖像化、記錄化，而且是公開地給所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

有一位中年朋友，光棍一名，也沒有家人為他燒飯開暖。不知何時開始，他每天傍晚在快餐店或餐廳用膳時，總先拍下食物的照片，然後傳到友儕間的群組去，每天都說一句「開飯啦！」雖然許多人都覺得他很無聊，但日子久了大家都見怪不怪。這個群組便是他記錄晚餐的日記！

又有一個群組的一位成員，每天大清早總找一張優美的照片傳給大家，然後說一句「早晨」，這群組

是她記錄每早心情的日記！

還有許許多多人，愛把日常生活的大小細節，無論是家裡的衣貓小狗子女的活動、買了的新衣服、覺得漂亮的飾物、與任何人的相聚、吃了些什麼，或無甚原因的自拍或錄影等等，一一都貼文到社交媒體去和他們數以千計相熟或不太熟的友人分享，成了他們的生活日記。

最多人貼文的是旅遊的照片，數十張照片攻陷你的時間，為的是要人看他的遊記。亦有不少人，在心情不佳時在社交媒體上留下幾個唏噓的字，又或心情惡劣時以文字罵人，縱使大家不一定明白他們在說什麼，相信他們寫了自我感覺會好一點，但被公開責罵的人，就名譽受影響了。這是他們的心情記錄。

公開的「日記」與私下保密的日記明顯地分別很大。公開個人的感受，一時之快可能惹下開天大禍。只要有人看到了，就算刪除了還可能是別人的攻擊對象。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是美妙的事，但太濫的話，則成了累贅！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 「雙面人」現形記

一個名為「潔潔良」的姑娘最近突然竄紅，但她的故事和以往的網紅都不一樣。

故事要層層推進才有趣。

話說這位網女潔潔良，真實姓名田佳良，為廈門大學研究生。她同時還是一個漫威迷妹，某日參加漫威在上海舉辦的活動後，被散場後滿地的垃圾氣着了。作為一名主修「環境與生態」的高學歷專業人士，誰都以為她發出個「學術範兒」的批評才符合她的人設，但沒承想，姑娘一張嘴(微博發文)驚歪了所有人——「惡臭你支！」

翻譯，翻譯呢？翻譯過來就是站在當年侵華日軍的立場上蔑稱中國人為支那人，然而形容為「惡臭」，然後是「你、你們的」和「我」不是一族的。由於這四個字過於驚世駭俗，立馬引來了網友們的圍攻，但潔潔良一副橫刀立馬的女土匪樣，又接連發出「粉紅豚」，真的低智到我無語……又惡又蠢，語言都表達不清楚，支之所以為支，他們有很大功勞，「傻×國人」，「廢話，不侮辱，我說幹嘛」等等，而她所謂的「粉紅豚」即指當下網路上的愛國人士。

如果潔潔良只是個不學無術、成日瀟灑的殺馬特，那這件事肯定稱不上新聞。戲劇性的地方就在於，人肉之後，潔潔良的真實身份讓所有人大跌眼鏡——潔潔良，即

真實生活中的田佳良，「成績優異，本科就讀於遼寧師範大學，中共黨員、院學生會副主席、學院內第一批發展入黨，大連市三好學生。曾獲國家獎學金、校級獎學金共15項，榮譽稱號共計12項。因學術表現優異，本科畢業後被遼寧師範大學保送至廈門大學進修，並在廈門大學擔任2015級碩士生第三黨支部書記。其後，再被廈門大學保送攻讀博士課程。」

一口一個「支那」辱華的癡狂級「精日分子」，竟是學霸、保送對象、獎學金獲得者和黨內重點培養的青年幹部，這個雙面人可算偽裝得成功，這個利己者可算精緻到極點。

第三波高潮出現在潔潔良被爆論文為抄襲，且涉及篇目達6篇之多。至此，此前唯一服人的「學霸」點坍塌，剩下的只有網友們對「違心的入黨申請，靠關係的獎學金，抄襲的畢業論文，以及因此而搶走的真正努力者的獎學金，擠搶的真正有信仰者的入黨名額」的憤怒。

目前，潔潔良事件已經引起了《人民日報》、央視等主流媒體和共青团、公安部等相關部門的高重視，涉事單位廈門大學和遼寧師範大校方分別都對田佳良作出了相應的處分決定，而網上的討論熱度一直未減。

是該好好說道說道，除了令人驚訝的雙面人潔潔良們，還有能讓潔潔良們一路暢通無阻、順利達成各種目的的高校，後者比前者更令人恐懼。

思旋  
天地  
思旋

## 「五·一」勞動節

一年一度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又到了。各地打工仔打工女紛紛投入慶祝活動，無論內地也好，香港也好，勞動節都是假期。特別是內地，十分隆重慶祝，被稱為小黃金假期，全國各地市民大多舉家到各地旅遊，散心度假。愛民如子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呼籲市民度假最緊要注意安全。我認為幸福的假期，以安全為基石，安全第一最重要。近日，世界各地不幸都有不少交通事故引致傷亡，愉快假期危及生命安全，實在不值得。

國際勞動節顧名思義是勞動人民的節日。記得勞動節的起源是美國工人團體爭取權益而發起罷工遊行的鬥爭。時至今日，「勞動者」廣闊地包括工人、知識分子、學者等等受薪階級。各領域的勞動者紛紛組織起來，由工會領導，向資方爭取權益。工會與資方談判商討，希望勞資雙方本着互惠互利，以大局為重，免釀成罷工悲劇傷和氣。平情而論，香港的勞資關係尚算和諧，其中有官方介入，資方代表和本港歷史悠久的工會聯合會。如有勞資糾紛時，各方可從中斡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得以穩定和諧，相信是各界努力的好結果，誠好事也。事實上，香港繁榮令全民就業，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香港某些

行業，特別是厭惡性的行業，經常缺人。可惜礙於條例，未能輕易申請外勞進入本港職場。加上香港婦女託兒服務不足，不少婦女要在家全職當主婦。所以，有關當局如能積極投入婦幼託兒服務，便能大量釋放勞動力，讓婦女能重回職場。

隨着醫學發達，人民生活質素提升，愈來愈多的人的生命也旺盛長壽。而不少機構甚至有關當局的退休年齡是建立在60歲，即是說60歲便要退休了。其實古語雖有云：「人生70古來稀」，但今時今日可謂「人生70正開始」。所謂銀髮勞動人口趨升，不是說笑話；人生70是創業者。很多銀髮長者，樂於投入社會，或做義工，或創業做生意，這是新時代的新局面。

其實，現代長者不認老，自稱是「少老」，只要有人願意聘請，便願意投入職場工作。特別是有知識和專業經驗的學者專家老友記，可受歡迎。雖然，現代科技進步神速，但這些長者不怕艱辛，與時俱進，勉勵自己終身學習，投入創新科技行列，與後生子女爭一日之長短，不少長者也希望政府能設年齡歧視法，保障長者在工時工薪方面，都有保障。我們為了保障長者權益，要教育社會注意長者工業安全，令社會處處和諧安全，幸福滿滿。

生活  
語錄  
吳康民

## 學海無邊

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今年七十二周年校慶，校刊要我題詞，於是揮筆立就。詞曰：「培僑七十二，我生九十二，人生有極限，學海無邊」。

想不到一生服務就是一個單位。當然，形式上我是從一而終，大學畢業的二十一歲小伙子，就在這個學校服務終生。我的工作崗位就在培僑中學，但是工作範圍寬闊得多。政治活動不用說了，這個回歸前的港英當局一清二楚，我是他們追蹤的政治人物。幾度必須潛入地下，港英特務的追捕課中副車，這些往事，了解香港「現代史」的都知道。回歸之時，特區政府第一批頒發我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有的人認為何以我這個「小人物」能得這個「最高榮譽」？當然，我自認對此不敢當，但當年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卻是堅持不變。與當年的特區政府第二號人物爭論不休，此是往事，不說也罷。

老香港、老政治人物，我是一個。我服務於教育界，又是半個作家，歷年寫作不輟，已輯成書的逾三十種。今天人老心不老，還在寫專欄文字。寫作界、政治界、教育界，都有我的一份兒。生平興趣多端，原本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畢業後卻未在本行幹過一天。如果說有，只是在順德糖廠實習兩個星期。此後未離開教育界，也未離開政治活動。我是香港當過全國人大代表最長的一位，從第四屆到第十屆，也是最資深的教育界元老，至於在寫作界，也可說是一位老「作家」吧。

我自小就是一個興趣多端的人物，正因為興趣太多，因而不能成為一個「專家」，這是很可惜的。如果當年能專於一門，今天的成就可能是更大一點吧。人生本來就是多姿多彩，魯迅學醫，但卻成為一位大作家，世界上學非所用而成就的多的。世界變化無窮，人的興趣也是這樣，只要認定了，堅持下去，總會有所成就的。

## 應是書香如故

大約2015年春天，我在郵箱裡收到一篇署名李廣美的散文，從字裡行間感覺她是一位有一定潛力的作者，聯繫她預留的手機電話，加了她的微信，有空就聊幾句天。通過進一步了解，知道她熱愛文學好多年了，是起步較早的作者，只是由於身居縣城，沒人予以指導，雖然寫了一些散文，但是沒有找到方向，無處發表，我當即表示，以後她有稿件可轉發給我，以便有機會給她推薦發表，並把那篇文章推薦發表在《蒙陰作家》文學雜誌創刊號上，以便交流傳閱。

這年秋天，出於對文學的熱忱，她在網上約請出版文集的作者把書送到她那裡，她有一個步陽門業連鎖店，二層樓，樓下是接待室加辦公室，樓上空著，正好為作家們擺放圖書，並且有心幫助作家出售。這樣做的出發點不為個人利益，只為她對文學、書籍的熱愛，以及對家鄉作家的尊重。她在動員別人的同時也給我發來了同樣的信息，並且試探地讓我把近年出版的文集給她，由她代理出售。作為文學愛好者，我知道自費出書的確不好銷售，如果有個實客雲集的地方代賣，無疑是一種最好的營銷方式。這令我非常感動。我告訴她，我的書不是自費出版，而是由出版社統架上架進行分銷，賣書的事不用我管，我只收到部分樣書和稿酬。

說這話的時候，我和她還沒有見過面，等到2016年春天，她再次向我提出想為作家賣書，好替大家分擔出書之憂時，我又一次給她電話，問她，作家們放在她那裡的書賣得怎麼樣？她說不好，沒有替他們賣出幾本。她有點難為情地說，原本是想通過這件事為蒙陰作家們做一點好事，卻沒干上什麼忙。她讓我幫她想辦法，實現她愛書、藏書的理想。正好，我收到一本北京寄來的《農家書屋》雜誌樣刊，上面發表了我的一篇散文《走進董嶺》。想到以前曾參觀過的一些書屋，我靈機一動，高興地和她說，不如把她的二樓騰出來辦一個「作家書屋」，以收集收藏本縣作家出版和發表的作品為主，這樣你喜歡書的理想不變，為作家們宣傳的初衷不變，還能夠為全縣文學藝術愛好者提供作品收藏和創作的場所，讓你的二樓充滿書香墨香，可謂一舉兩得，她爽快地答應了。

一天，廣美約我去她的小樓看看，同時也和我認識一下，那時我們除了微信和電話

聯繫，還沒有見過面。儘管有約在先，但因我三次去外地采風，之前的約定還是沒有成行。秋天，有一次我們在崗文化網辦公室小聚，她聽說我去，也匆忙趕過去了。我發現，她也是一個不太愛說話的人，性格好，很樸實。見了面，她再次相邀去她的店裡看看，她對我說，已經準備佈置二樓的書房了，按我說的方法去佈置的。

又過了幾天，我去參加縣裡舉辦的一個畫展，在那裡遇見她，在她的盛情邀請下，第二天，我終於擺脫了各種瑣事，登上她的二樓，發現她已經把書櫥做好了，地面也已經打掃好，只等粉刷房間了。

有一天，她突然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有時間的話接我去她的二樓看看，當我連上粉刷一新的二樓時，原先擺放紛亂的傢具如今已重新佈置一新，所有的設施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她還購置了書案、茶具、茶桌，兩大組書櫥安放整齊，書也分門別類依次擺好，幾位本地作家的作品赫然在目。經過一年的醞釀，半年的準備，2017年3月8日這天「蒙陰作家」書屋第一次向節日裡的女作家們開放，於此「蒙陰書屋」宣佈成立。初期收藏和擺放的有類延成、公丕成、曲德恆、王相理、言語、尚紅雲、蔡世國、石運堂等十幾位本土作家、書法家、攝影家的作品，不久，又相繼收藏了國內外文學名家的作品集，書屋的作品收藏及文化內涵正在一天天逐漸豐富。

現實生活中的快節奏使人變得浮躁，每天為這樣那樣的事情繁忙奔波，剩下僅有的時間也交給了手中的手機，很難靜下心來看那些可以修身養性的書籍，甚至有些作品完全不適合成長期中的青少年，蒙陰作家書屋的成立，不僅給青少年讀者和文學愛好者帶來舒心的閱讀體驗，還能夠為本縣作家收集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打造一個綠色的閱讀、創作、交流的平台，意義非常深遠。

近年來，通過各種渠道結識並發現了一些年輕的文學愛好者，他們都和當年的我一律，對文學默默喜歡並創作著，尤其是那些心思敏捷文筆細膩的女作者。2015年我建立了一個微信群，利用網絡的優勢把本地文學愛好者聯繫起來，在一起切磋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氛圍空前高漲。經過不斷的學習交流，大家的文學創作水平不斷提高，先後有

上百篇散文、小說、詩歌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去年11月份，中國散文學會組織為貧困地區小學捐書，書屋作者們積極響應，有的捐出自己的書籍，有的直接在網上購書捐贈，先後捐出兩百餘本。

在作家書屋中，最為顯眼的是女作家的文集，這些文章的創作和彙集，不知道流了她們多少的汗水。她們一方面做着家務，一方面堅持寫作，每個章節都記錄着她們的心路歷程。和大多數女作家一樣，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讀書寫作，堅持三十多個春秋筆耕不輟，如今我仍然相信那句話：對於書，不同的女人會有不同的品味，不同的品味會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選擇肯定會得到不同的效果，因而演繹出一道女人與書的風景線。作為女性，我深信愛書的女人是美麗的，尤其是那些手捧書籍安靜讀書的女人們。再美的妝都只在臉色，而通過讀書獲得的修養之美卻是一種內在美，是從心靈深處散發出來的美。

山東蒙陰坐落在巍巍蒙山腳下，是個鍾靈毓秀之地，凝聚了天地間的靈氣，孕育著優秀的人物。歷史上出過蒙恬、劉洪、公鼐等文化名人，離縣城35公里處有座古寺叫山中寺，古寺山道崎嶇，松柏蔽日，周圍群山環繞，鳥語花香。據記載，當年古寺佛事盛大，鼎盛時期有僧人五百餘人，前來觀光遊覽的人自是絡繹不絕，唐朝詩人白居易和宋朝文學家蘇軾曾到此遊覽。寺裡有數座千年碑刻，上面就有白居易、蘇軾等文人墨客留下的不朽詩句。

和閱讀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載體，全民閱讀活動是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和新聞出版總署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於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的一項重要舉措。當圖書館服務、閱讀服務具有區域分佈不平衡的時候，書屋無疑成了提供附近市民閱讀的良好平台。鄉村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書香和文化，有著神奇獨特的「岱崗地貌」美麗家鄉的離不開書香，「崗秀天下，世外桃源」的稱號更需要經濟和文化的支撐，作為本縣作家能夠立足生活，盡己所能為各種文化宣傳和媒介的引進當好「東道主」，為沂蒙山區的生態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文學事業的繁榮出一分力盡一分心，肩負作家的使命，心懷鄉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昨日  
紀  
陶然

去過天津幾次，每次都見到同學王國光。他本是天津人，從天津考上北師大中國語言文學系。他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但我不記得有其他關於學習的事跟他有關，但他當上學習委員，肯定上面欣賞他在功課方面的成就吧。

那時上現代文學課，《阿Q正傳》是必讀的，於是裡面的「王鬍」變成了他的綽號。其實他並不長鬍子，他善辯，於是我又稱他為「天津青皮」，極言其講話了得。他似乎什麼都不大在乎，動作也奇特，講着講着，他會雙手齊出，連頭顱撞向對方，只是裝模作樣開玩笑，並不認真。我戲稱之為「雙龍出海」，不過還多了個頭顱。應該是三龍出海吧，比雙龍更勝一籌，就差一點沒練成金庸筆下的蛤蟆功了！他打籃球也橫衝直撞，不減「賴」的本色。

有一次，我從北京到天津，晚上與王鬍、啟智、全林在津同學歡聚，飯後意猶未盡，跑到酒店外神聊，夜已深，海河的夜風拂來，我們

望着天邊的幾點寒星，他提起戴安全的兒子跑到天津找工作，他盡力幫忙的事。我感到他還是依舊的熱心，一如大學時期。

還有一次，我們幾個在北京的同學，由趙繼剛借了一輛麵包車，開往天津，去見天津三同學，走到他家樓下，我不幸踩了一腳狗屎，狼狽不堪。上樓就躲到洗手間去清洗。他笑道，狼狽不斷來呀！他在天津第二中學任教，是語文特級教師，端的厲害！

他似乎工作很忙，當然啦，以他的本事，加上天津是他熟習的地盤，理應如魚得水。何況他又「王鬍」呀。

二零零八年八月見他，陳啟智也在。剛巧趙繼剛也正在天津遊玩，於是我們約約相聚，去逛「津門故里」，那裡抬頭都見到啟智所題的商號，主人家似乎與啟智相熟，見到他，都紛紛邀他進去坐。我們四人在他所題的「喬香閣」牌匾前合影，留下那不可記起的瞬間。等到安靜下來，要去吃狗不理包子餐，才坐了下來，排排坐，來一次規整的合影。而在逛商場

的時候，王鬍和啟智帶我在天津小吃檔口流連，天津小吃那麼多，除了狗不理，還有桂發祥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小寶栗子、煎餅果子等，我又不是食家，哪能遍嚐？到此一遊，雖然王鬍力勸，我淺嚐即止可也。

王鬍在說笑之間透露，他女兒移民加拿大，他可能也要過去。他說得輕鬆，我卻心裡一沉。心也想到，雖然現在也分隔兩地，但香港—天津不算太遠，相見總是有期，一旦他移去加國，那可是山高水遠時差日夜顛倒，相會不知何日了。但當時並非別離時刻，不宜過早傷別，說說笑笑也就過去了。

那一回，啟智似乎有事先離去，王鬍帶我和繼剛去天津的小劇場看相聲表演，我們去遲了，被迫分開坐，但那節目讓我回思頗多。分手時，街邊的行道樹青青，只見王鬍大步流星地走去，剩下我和繼剛，去尋找他住宿的酒店。今天寫他，不知他從加拿大回天津了沒有？我期待着，有那麼一天，讓他帶我再去遊覽樂場，閒話再說當年情。